

走进夏天 (四章)

冉咏梅

布谷报时

不知什么原因，布谷鸟从越冬的地方辗转飞来，不是先现身在农人的眼前，而是出现在农人的梦中。

是布谷鸟离别的时间太久，还是它自己还没有从梦中惊醒？

每年，农人被布谷鸟惊醒的时候，他们的手里已经拽满了农事。割麦插禾，这个时候的乡下，没有停滞的脚步。

布谷鸟是地球上最好的闹钟，开花落云卷舒都贴在它的日历上，准确无误地报时，发醒了农人的心事——在耕耘与收获之间，季节的翅膀张弛有序，风度翩翩。

每年春夏之交，世界的舞台属于布谷鸟。在布谷鸟看似简单的演唱中，土地膨胀，植物

丰润，阳光明媚，到处洒满了生长的力量。我蜗居在城市的一隅，每当布谷鸟敲响我的心鼓，我的梦境就会葱茏！

抚摸麦浪

在不经意间，我坐上五月的航船，驶进麦浪深处。

一支支籽粒饱满，光泽诱人的麦穗，拾起季节之笔，把五月绘成一片金黄。

春天抽芽的梦想，排列成纵横交错的笑脸，奏响黄土地交响。

撒下结满梦想的阳光之网，终会拉起金灿灿的希望。

用汗水发酵的土地最容易生长心跳，和令人心跳的笑容。

麦浪翻滚，流泻金黄的乳汁，把五月喂养得丰润而美丽。

走进五月，亲近麦浪，香喷喷的日子顺流而出。

绿色呢喃

如果冬天是雪花催眠的，那夏天就是绿色孕育的。

绿色的山峦、绿色的大地、绿色的江河、绿色的庄稼——有了绿色的装点，夏天到处生机勃勃。

在绿色旋转的舞台上，夏天神采飞扬。

风雨雷电交相辉映，洗礼绿色大地。

踩着绿色的诗行，勤劳的人们耕耘绿色的向往。

即使烈日当空，一片绿荫也能陶醉一颗颗干涸的心。

绿色是夏日的使者，飘飞在人们期待的目光中。

倾听雷声

雷声在天边响起。隐隐约约地构思，隐隐约约地琢磨，隐隐约约地放纵……雷声是抚慰寂寞心灵的最多情的手。

雷声是飞翔的音乐。夏天是倾听雷声最美妙的时刻。你听，那或急或缓或强或弱的节奏，正把音乐盛会推向高潮。

雷声过后，雨点的珍珠一颗颗悬挂在天空与大地之间，夏天的烟云、夏天的韵致开始吐露芬芳。

人生从来少不了风声、雨声、雷声。在雷声中震醒是一种必然，在风雨中跋涉是一种风景。

那么，倾听雷声脉搏的跳动吧——让心灵自由放飞，你就会看到，只要有雷声真切的触摸，你的心空一定会织出一道绚丽的彩虹！

一粒土 (组诗)

郭建贤

一粒土

每一粒土，都想吐出一线碧绿的春天
每一粒土，都醒着时光

每一粒土都在土中奔跑
即使被打碎，也不舍孕育，每一粒土都在土中消瘦、苍老
即使死去，也要用身躯暖醒我已逝的亲人

每一粒土都把人间当作信仰
在秋收后，一粒土也有和我亲人一样的孤单
每一粒土都在大雪冻住身躯时渴望春天给她解冻
然后重新开始
时光碧绿的热情

春天藿香

春天，藿香叶顶部的两片嫩叶像婴儿粉嫩的嘴唇
她又像磨得很亮的利刃
也像蛇吐出的芯子

春天，藿香叶顶部的嫩叶可爱、娇蛮
她狠狠咬着时光的乳汁

春天，藿香叶顶部的嫩叶提着明亮的心
在春天开路、飞奔
一路唱响了对于时光坚定信念的歌谣

旧地

灌木丛一直在原地，把每一寸时光都烧出绿
燕子乘着暖风回来
种子乘着细雨，在庄稼去年离开的地方原地扎根

打工的人都要回来，在旧地生儿育女。树枯死的地方又生新芽。鸟没飞出原来的山坡，野兽在原地繁衍

一切都在原地，仿佛万物还没有把旧地暖热，爱恨情仇还在原地越烧越旺，万物在旧地狠狠地死，狠狠地死，然后又狠狠地活过来

活着

大雨猛烈地下，仿佛它是它最后一次走过大地
雨中割麦的人没有停下
仿佛是一生最后一次收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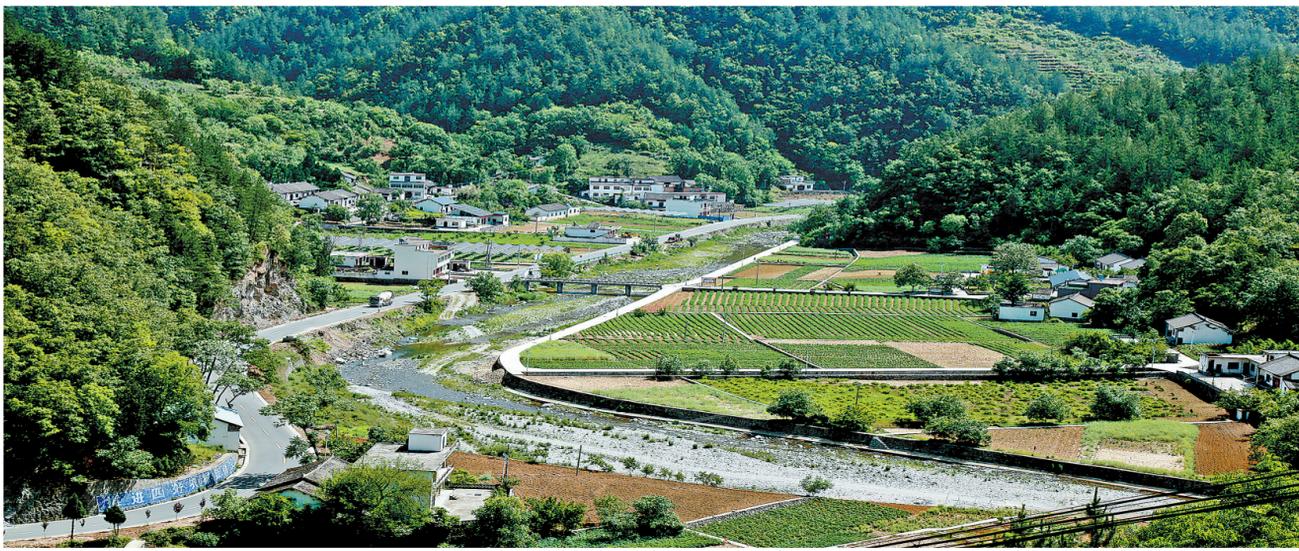
一只躲雨的白蝴蝶紧贴墙壁，我捉住它，又松开手掌
它再一次紧贴墙面

每一刻都是最后一刻

商洛山

(总第2451期)

刊头摄影 刘建国



画里乡村

流涛

宏村是皖南黄山市歙县下辖的一个古村落。

来到宏村，踩着青石板路，映入眼帘的是一汪碧水，叫南湖。南湖后面一片白墙黛瓦飞檐翘角的房屋，加上远山和云朵做背景，搭眼看去简直就是一幅水墨画。还没进村，心里就充满了期待。南湖里绿树倒映，天上的云朵似乎静了，映在湖面上与绿树婆娑的倒影缠绵在一起。湖边老树下坐满了写生的师生，在画板上全神贯注地描摹，像湖水一样平静，根本不把身后成群结队的人流放在心上。湖里荷叶田田，绿意盎然。一座古石桥像一把利剑刺穿了湖面，连着倒影一起看，剑柄、剑身惟妙惟肖，怪不得叫剑桥。桥面本就狭窄，游客又迫不及待旁若无人地留影，因而行走缓慢。

走过剑桥，进了村子，发现每个巷道都有一条水渠，清凌凌的渠水汨汨流淌，这些水渠又相互交织、牵连，如村子的毛细血管一样将南湖水输进村里人家的院落、灶膛，滋润、喂养着宏村，同时也成就了宏村这幅活色生香的水墨画作品。

宏村的房屋属于典型的徽派建筑，具有

鲜明的明清风格，与我们刚去过的李坑有很多相似之处，结构为两层的居多，高高的马头墙，飞檐翘角，白墙灰瓦，楼房的墙壁多用砖头砌成，里面则采用木头搭建。房顶呈“人”字形，屋脊上层层叠叠的灰瓦如绣娘绵密细致的针脚，为宏村人遮风挡雨，也织就了宏村人美好而惬意的生活。房屋门头高，门口大红灯笼高高挂，最吸引游客眼球的是黑黝黝油腻腻的窗子、额枋、斗拱上精雕细刻的花鸟虫鱼木雕图案，姿态各异，形象生动，件件都是艺术品，颜色是岁月积淀的，图案是心血浇灌的！

在村里的石板路上游走，穿行于窄街陋巷，几堵院墙上蓄满了葱郁的绿藤，墙面由于风雨侵蚀岁月磨蚀生出了许多斑驳的“老人斑”。巷道边庄稼地里吐穗了的苞谷站成排似乎在等待着主人检阅，菜地里的瓜秧也迫不及待地昂着身子四处张望。村子里散发出一股庄稼地里特有的味道，吹拂的是土腥味的风，飘荡的是柴火味的炊烟，间或从某户人家的院

落里传出一阵鸡鸣狗吠声，不断提醒我们这儿是乡村的陋巷，不是城市里的里弄。村子里还有一汪水潭，如月牙形状，叫月牙湖。围绕着月牙湖的店面铺子生意红火。一家特产商铺门口摆张冰柜，售卖久违的雪糕，我们见了，喜出望外，然后人手一支，嚙在嘴里，甜丝丝的，立马找回了童年时的感觉，发生在夏天的故事丝丝缕缕地浮现在眼前。有一幢门庭阔大却简朴的老宅，是白墙黛瓦典型的徽式建筑，门楣上悬挂着“汪氏宗祠”，门柱上有两副对联，一联是：“唐封越国三千户 宋赐江南第一家”另一联是：“水绕宏村一渠碧玉千家分 花拥南湖两岸浓华万树发”。走进老宅，当庭墙上挂着百家姓氏家训，大家各自寻找自己的姓氏，认祖归宗，“刘氏家训”赫然在列，赶紧用手机拍下，准备回家好好研究吸纳。

宏村的巷道纵横交错，走着走着转了一圈又回到了原地，如果不看路牌，会晕头转向，如进迷宫，摸不着东西。宏村的古树、古亭，告诉游人宏村深厚的历史背景；宏村老宅门前的一

副副对联和古老的书院告诉游人宏村浓厚的文化氛围。这样的历史背景和文化氛围为宏村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精英人才，宏村没有现代化建筑，见到的住户多是恋家的中老年人。也许年轻人为了追求梦想离开了宏村，去了远方，但宏村是他们的根，不管走多远，他们身上都打着宏村的烙印。

“画里乡村”不是徒有虚名。宏村是美丽的也是幸运的，宏村人应该庆幸这么多年没有被毁掉，保留了原汁原味的古建筑、古桥和古树，如今才成了子孙后代的聚宝盆、游客的打卡地和学生的写生基地。



李育善印象

南星

再次翻看纪实散文《商洛：一江清水送北京》，不由得想到文章的作者——李育善。

初见李育善老师，是在2012年春天，我去商洛学院培训学习。那天下午没课，我漫无目的地在校园溜达，不知不觉来到学术厅门口。我被里面富有磁性的声音吸引，推门而入。他正在为中文系师生作题为《散文就是记忆里的一抹绿》的报告，他的报告深深地打动了，在我的脑海里便刻下了深深的痕迹。

师范毕业后，我回到草鞋岭脚下的乡村小学教书。白天上课批改作业，夜晚便靠着读书看报打发漫漫长夜。一次我在《光明日报》上读到他的散文《商洛：一江清水送北京》，不禁令人眼前一亮，新颖的观点、灵动的语言，我一口气读完，心久久不能平静。

从此，我更加关注他的作品，枕边多了他的《惊蛰之后》《李育善散文集》《山里的事》，深夜阅读，如饮一泓清泉，甘之若饴；如品一杯醇

酒，闻之欲醉。在他的引领下，我开始了写作，并且一发不可收拾。

一晃十多年过去了，再次相见，他已是某部门的领导。我和他在同一幢楼里上下班，经常在电梯里遇见，虽是点头之交，但他朴实、诚恳、随和，脸上总是挂着让人信赖的笑容，那模样深深地烙在了我的心底，挥之不去。

2019年冬天，听闻他又出了新书《走过丹江》。我直奔书店，迫不及待地打开扉页，跟随着育善的脚步沿丹江源头而下，开启一场奇妙的旅行，从贾平凹先生的故乡棣花古镇，到“重关天堑控神州”的武关；从莲花台水库，到“一脚踏三省”的白浪镇；从“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”的荆紫关“明清一条街”，到南水北调中线的渠首，再到丹江口水库，有一种“坐地日行八万里，巡天遥看一千河”的壮观和惬意，波光里闪现生命的记忆，涛声中有着情感的的回音，拨动了我的心弦，叩击着我的心灵，几

次让我热泪盈眶……

真正认识李育善老师，是我在南京挂职期间。再读他的作品，心潮起伏，思绪万千，便写下了篇书评《让真情弥漫在字里行间——读李育善散文》。联系到他审阅后，后发表于《陕西日报》读书栏目。从此我们微信交流的次数多了起来，他一再叮嘱，让我回商洛后一起聚聚。

与他相见，是我从南京挂职结束。他来洛南出差，我们一起小酌了几杯。他的声音不高，但很有质感，语言朴实又很精练，整个交谈过程使我受益匪浅。

再次与他相见，是一个阳光明媚午后，我和一文友相约去他的工作室拜见他。春日的暖阳透过窗户洒进室内，书柜上整齐地摆放着各类书籍，书桌上放着厚厚的一沓手稿，退居二线后的他依然笔耕不辍。他给我们谈了许多散文创作的体会。他说：“我最好的写作

时光，是在秦岭深处的丹江源头。没有应酬，清晨入睡，黄昏起床，在夜半的河边散步，再顶着整片星星的夜空回家。什么都没写的夜晚，却感觉什么都已经写了。说到底写作不过是在脚下的一方土地上踏踏实实地站定了，说自己的话。”他说：“老是想下山的人永远到不了山顶，散文创作生活积累很重要。”是的，他多年与不同层次的人打交道，有很深的生活底子，难怪他能写出那么多那么好的文学作品。

李育善老师特别关心我们这些年轻人的写作成长，手把手地教做文、做人，并赠送书籍、推荐加入协会，以此培养文学队伍。他指出搞文学创作的人要多学些哲学、历史学、逻辑学、社会学，拓宽眼界和知识面。

相见时难别亦难，畅谈总有曲终人散之时。和他交谈是愉悦的，然分别又是失落和难舍的，不过能聆听到他的教诲也就满足了，但愿有一天再见到他，听他传授写作秘诀。